

母亲和小姨的 农家小院

□何意 文/摄



母亲和小姨的小院生活

母亲近80岁，小姨70岁不到，老姐妹心心念念向往回归农村生活。于是，在去年年底，由我张罗着买下了邻家两间破旧房子。翻新后，过起了抱团养老的日子。如今，两姐妹已开心地度过了大半年田园时光。

房子不大，院子不小。六七十平方米的院子，在二老精心打理下，竟成了自足的小乾坤。左边一架子丝瓜，垂下的须条活像老人家的胡须，无风亦颤，傍晚时分，黄灿灿的花儿绽放，引得蜜蜂嗡嗡萦绕；右边伏着几个浑圆的西瓜，青皮上墨纹斑驳，颇有几分虎相。居中种着几株黄瓜，细长苗条的身材，翡翠一般的鲜亮色泽，怎么看怎么美。院墙围栏上，挂着一盆盆生菜，棵棵枝叶鲜嫩，绿油油散发着蓬勃生机，随时都可以摘了吃。最奇的是一株无花果树，枝叶虬结，果子颗颗紫胀，显是滋味极浓。院子里还有辣椒、蓝莓、枇杷树等等。西侧院墙根摆放着百合、菊花、多肉……各种花花草草，点缀着不同的季节。

最南面，小姨买了三四米长的帆布鱼池，放养了几百尾河鲫鱼、草鱼，鱼池里漂浮着青青的水葫芦，既清洁池水，又成了风景。小姨在鱼池放了一个微型的制氧器，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过滤篮，那滴滴嗒嗒的流水声，像一首天然的白噪声。

母亲说：“鱼养着不为吃，单为看它们游，你们要是想吃就自己来捞。”“人老了，自己也慢慢动不得，看鱼游着，心情很是舒畅。”

室内却是另一番天地。墙壁雪白，冰箱、洗衣机、抽水马桶一应俱全。开了空调，冷气嘶嘶地冒，将外头的热气一刀斩断。母亲房内，床尾墙上挂着一个小彩电，她摸遥控器比摸锄头还利落几分，一按便是唧唧呀呀的唱戏节目，时不时地还跟着哼唱几句。两间矮房翻修得精致，顶灯洒下光来，瓷砖地柔柔地散发着光芒。

然她们多半时候仍在院里。黄昏时分，热气渐消，二人便挪了竹椅到瓜藤树下。小姨掰开新摘的黄瓜，递我一半，咬下去满口清甜，竟有山泉滋味。母亲则取刀剖了个西瓜，红瓢黑籽，刀子一下去便自行裂开，咔嚓一声脆响。“自己种的，鲜甜吧？”母亲不无自豪地道。

何止是鲜甜。那瓜肉紧密，入口



安享晚年的母亲

即化，甜中带鲜香，滋味分明。我们都不说话，只听见咀嚼的轻响、嘀嗒的水声与鱼尾偶尔拍水的声音。

夜幕真正覆下时，星星便出来了。城里估计见不到这般多星星，密密麻麻缀在天鹅绒上，低得仿佛要坠下来砸到人头。房子离山近，院子无遮无挡，风阵阵刮来，连蚊子都无影无踪了。母亲习惯性地摇着蒲扇，话渐渐多起来。回忆她小时候在院子里乘凉，我外公给她们姐妹讲的故事，又说我外婆做了什么好吃的……小姨偶尔插一句，多半是纠正母亲的误记，还有畅想明天该买一些什么种子，近期该种一些什么菜了。二人时而争执，时而又一同笑起来。

我懒散地躺在软绵绵的布椅上，看星星明明灭灭。鱼池的水气漫过来，混着瓜果的清香与泥土的腥气，竟酿成一种奇异的香，沉甸甸地浸入肺腑。忽然省得，这二人守着的岂止是个院落，分明是自给自足的一整个宇宙。砖缝中的每一株草，池中的每一尾鱼，乃至天上的每一颗星，都是这宇宙中不可或缺的活物。

母亲已阖上眼，蒲扇犹在缓缓地摇，不知是睡了，还是醒着。

小姨轻声道：“莫吵她，她如今是易困的。”

话音未落，却见母亲嘴角微微一翘：“哪个睡了？听得着呢。”

微光里，小姨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十八年的光华

——写在远行之际

□孟远策

日历上的数字不断变化，高考前无限憧憬向往着的，好像永远过不完的超长暑假，忽然间变得只剩下尾巴。走进熟悉的房间，整理离开家要带上的东西，我真心舍不得任何一件满载记忆的物品。

光影交替下，离开的又何止这个暑假。十八年的光阴悄无声息地滑过，我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，就要第一次一个人离开家。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在这个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要去另一座城市啦。

站在这个路口回头看，突然惊诧于我们在笑与泪中，已经一起走过了十八年的时光。十八年，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。一个阶段就此结束，另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就要启航。

想偷偷把时间倒回去一些，回到这个暑假的开头。高考结束后，在学校门口捧着金黄的向日葵拍照，中午迈着欢快的脚步和你们聊着天回家。三位一体面试前紧张的夜晚，还在和父亲一起寻找好吃的烤肉餐厅，清晨坐在出租车里大口解决作为早饭的夹心面包。在等待出分的日子一遍遍刷新手机，坐在时钟前盼望母亲的来电。我们一起填报志愿，一起迎接录取通知书的到来。

再倒回去一点，高考那紧张的四天里，白天对付考卷，晚上和父亲去楼下散步。一起走过小桥欣赏夕阳西下，一起走在邻里运动中心路灯的灯光下。别人家家长捧着鲜花接考，只有你们捧来一桶爆米花。那甜甜的味道，是多么温暖啊。

再往前的日子，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即将归零的几天里，我时常在午休醒来时望向窗外金色阳光中摇曳的绿叶，疑惑着未来的我会去哪里。那些满嘴早饭坐在父亲车里听着早间新闻、瘫倒在后座倾听夜晚歌曲、目送商店一家家熄灯的日子竟然也让我有些怀念了。

距离高考还有二十八天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。你们穿得那么隆重，正式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典礼结束后拍毕业照，先拍老师同学们的，再拍所有家长加入进来的。拍合照的间隙，所有人一起分享着班里买来的大蛋糕和印着每个同学姓名的可乐。弟弟吃得嘴上都是奶油，芒果和火龙果的味道快乐而香甜。夏天的阳光中，我们在摄影师的指挥下大笑比“耶”。

又想起首考之前，十一月末尾的那场成人礼。活动开始三天前，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下一张感恩卡片。连续三天，借着午休的时间，我静静地抽出卡片，把它摊在桌面上，思绪万千。千言万语，纷乱交织，笔尖悬在纸面，找不到落下的那个点。犹豫中，时间很快来到成人礼当天，我穿着西装，和你们一起走过成人门和成功门。会场里，我递给父亲那张只写了一半的感恩卡，父亲递给我两张叠成心形的纸片。千言万语融于纸上，融进笔尖。会场的音乐也太煽情了吧，怎么突然感觉眼睛酸酸的呀？

十八年来，谢谢你们陪伴我长大。从我埋藏过时光宝盒的桂花城，到初中三年生活过的剑桥府邸，再到长峙岛；从踏入小学的第一张合影，到现在高中的毕业照。现在，我就要去杭州啦，带着那张蓝色的录取通知书，去那里开启新的旅程。

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照顾好自己的！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，去一片更广阔的天空翱翔。

再见！爸爸妈妈，我不在身边的日子里，你们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！